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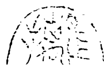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至八十二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二萬三 集部

宋文鑑卷八十　　宋　呂祖謙　編

記

兠率院記　　曾　鞏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禁棄冠環帶裘不撫耡耒機盎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為其所當然而曰其法能為人禍福者質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

魏傳挾其言者浸淫四出抵今為尤盛百里之縣為其徒者少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抵穹墉奥屋文衣精食輿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人然而力殆不輕得足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十飛奇鉤貨以病民民往往頻呻而為塗中瘠者以此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蓋幾宮幾人乎有司常錮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傾府空藏而

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耶抑識不可然且固存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寧縣郭内外名為宫者百八十餘所兜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侈之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黄庠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齊宫宿廬庖湢之房布列兩序廐圉囷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養之物無一而外求疏其事而來請記者其徒省懐也噫子之法四方人奔走附集者衎衎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獨介然

於心而掇其尤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知已之饗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終何如焉

擬峴臺記

曾鞏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

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隳潦毀蓋藏棄委於榛蘩茀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甓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横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高桅勁艣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顔秀壁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

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荒蹊聚落樹陰晻曖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内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没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之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螣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

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旣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祐二年之某月某日也

撫州顔魯公祠堂記　　曾鞏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眞卿事唐為太子太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

烈也初公以忤楊國忠斥為平原太守策安祿山必反為之備祿山既舉兵公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關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悅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國遷太上皇居西宮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時與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楊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連斥之猶不滿意李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初懟其言後卒縊公

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寶之際久不見兵祿山既反天下莫不震動公獨以區區平原遂折其鋒四方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倡也當公之開土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繇此觀之苟順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政天下日入於弊大盜繼起天子輒出避之唐之在朝臣多畏怯觀望能居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寡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益未有也若

至於起且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雜於神仙浮圖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然也故公之能處其死不足以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埶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況公之自信也歟維歷忤大姦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為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此足以觀公之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

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各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任者矣乃欲睠顧回隱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可以事君而多殺身以成仁者若公非孔子所謂仁者歟今天子嘉祐元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某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某相與慕公之烈以公之嘗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告之曰願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盡者固不繫於祠之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

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親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事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筠州學記　曾鞏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於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政理者務卑近而非師古刑名兵家之術則狃於暴詐惟知經者為善矣又爭為章句訓詁之學以私見妄臆穿鑿為說故先

王之道不明而學者靡然溺於所習當是時明先王之
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於其
時者皆勇於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
於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於彊暴之間至於
廢錮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
臣猶低徊没世不敢遂其簒奪自此至於魏晉以來其
風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於千
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

意而往往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於百家不蔽於傳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於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耻之意少而偷合茍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於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繇漢之士察舉於鄉閭故不得不篤於自修至於漸

磨之久則果於義者非彊而能也今之士選用於文章故不得不篤於所學至於循習之深則得於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於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本於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於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顧所以

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絶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葢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愽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宫於上齋祭之室講誦之堂休宿之廬至於庖湢庫廐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

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宮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於空言以干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齊州二堂記　　曾鞏

齊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之徙官之廢屋為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

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

稱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廼居嬀汭則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廼因嬀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别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濼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

至于渴馬之崖盖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葢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葢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温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温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齊者皆于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

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盖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甞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釋在歴城西北入濟濟水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濼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葢失之今濼上之南堂其西南則濼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濼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

道山亭記

曾鞏

閩故隷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粤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其路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斷累數驛乃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塗或逆坂如緣絙或垂崖如一髮或側徑鉤出於不測之谿上皆石芒峭發擇地然後可投步負戴者雖其土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罕不躓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森立如士騎滿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

其隙間或衘縮蟉糅或逆走旁射其狀若蚓結若蟲鏤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泝沿者投便利失毫分輙破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處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葢以其陿多阻豈虛也哉福州治侯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逺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内外皆涂旁有溝溝通潮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桀木而匠多良能

人以屋室鉅麗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粵王山三山者㟁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瓌詭殊絶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嶔崟之際為亭於其處其山川之勝城邑之大宮室之盛不下簟席而盡於四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

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忘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𡏖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葢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今為越州守公闢名師孟云

霍丘縣驛記　王回

天下昔封國之時君民各久其安而城郭道路關梁廬館尤嚴於賓客之事凡國之地大不過百里而皆領於

天子之詔以待巡狩之所適其歲時使人存頫若歸脤
賀慶致禬之來則又有四鄰之交朝覲會同聘問之集
車馬人徒之役縱横而信宿者葢無虚國而受館之禮
自畿内達于海隅設官備物候迓時謹故雖跋山涉水
荒陋遐僻之城具宗廟社稷者一不敢缺焉有不能然
者君子譏之謂之失政不可以為國也自天下更為郡
縣守宰以考秩代居民始不安其常而先王之禮所以
浹於政事而尤嚴於賓客者亦因以廢怠陵夷且千歲

及今則驛舍之設止於當路州縣驛遞所過足以供給
應有司之令而已然猶不敢稍張其制度一有異於其
間則衆反譏之以為苟悅使客市恩意非政之急吏既
不得久於其秩而思脫譏以滿去故天下之驛雖當路
所設應有司之令者往往圮而不完至於歧旁它縣則
無敢倡興之者霍丘故蓼邑也今縣屬壽其治霍丘距
京師八百里境内所包若干里比而環者七州七州之
途皆出於驛以達于壽霍丘居最徑然獨無驛每使客

之過者無所歸宿則弛蓋偃節混於逆旅或寓其孥於浮屠氏之館倉卒偪仄而無以自表於民令知縣事大理寺丞謝侯績之至也嘆曰吾為地主於此豈可以不知士大夫之辱吾聞古之為政蓋莫不篤於賔客者非茍相悅所以相養以禮而戴天子之命也今吾邑雖陋亦古之建國傳其城郭社稷而地太盆近逌會不及有一館為士大夫之禮不已儉乎雖衆口之譏吾從古也莫吾疚也於是相其署之東偏靣通衢之會始築館焉用

若干日立屋若干間而門堂室廡庖井廐庫至于器皿百須無不具而用不傷於財役不勞於民也既成名之曰㚟驛取古封國之號盖所以自見其志而以狀屬回予其為我書之刻諸石以告于後之人勿廢予曰推古之事而歎今為之難也非發憤好禮果於從政者誰能為之書傳於後之人庶幾其卒勿廢焉

建昌軍景德寺重修大殿彌陀閣記　李泰伯

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

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無思無為之義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誡泯而因緣作空假中則道器之云戒定慧則明誠之别至於虞祔練祥春秋祭祀之儀不競則七日三年地獄刼化之辯亦隨而進蕃衍光大緊此之由故嗣迦葉者師子達摩流為東山牛頭傳龍樹者惠文惠思熾乎天台灌頂二家之學並用于世若夫律戒之盛凡出家者當由此塗按白居易撫州

景雲寺律和尚碑文如來十弟子中優波離善持律波離滅南嶽大師得之南嶽滅景雲大師得之師南城人初隸景雲寺從洪州龍興終廬山東林度南女萬五千人姜相國公輔顏太師真卿本道廉使楊憑常丹皆與友善樂天之叙如此南城於宋為建昌軍景雲為景德寺律和尚之迹已無見土木之堅久者唯殿與門殿之制不靡而其材良乃今所無基高而旁羸入風雨者四面如一將恐腐折後難為功寺僧義明乃營屋若干柱

以翼之且作彌陀閣于其前右兼壯與麗為永久計先共謀者文憲宗正既而憲住他院正亦遂輟克有終者推明殿之財集于衆閣成於嬬何氏始卒凡八年明講經論頗憙事以雅於予來乞文因論釋之所由興亦使其徒知此寺昔嘗有僧為律戒師於江之南度人以萬數當世賢者與之游以為寺之榮而有所慕焉

袁州學記　李泰伯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

有屈力單慮祇順德意有假宮僭師茍具文書或連數城亡誦弦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某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宮闕狀大懼人材放失儒效闊疏亡以稱上旨通判潁川陳君某聞而是之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陿隘不足改為迺營治之東北隅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瓦甓黝堊丹漆舉以法故殿堂室房廡門各得其度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釋菜且有日盱江李覯諗于

衆曰惟四代之學攷諸經可見已秦以山西鏖六國欲
帝萬世劉氏一呼而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
邪詩書之道廢人唯見利而不聞義焉耳孝武乘豐富
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草茅危
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羣雄相視
不敢去臣位尚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今代遭聖
神爾袁得賢君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撣
禮樂以陶吾民一有不幸猶當仗大節為臣死忠為子

死孝使人有所法且有所賴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
美筆墨以徼利達而已豈徒二三子之羞抑為國者之
憂此年實至和甲午夏某月甲子記

義田記　　　　　　　　　　　錢公輔

范文正公蘇人也平生好施與擇其親而貧疎而賢者
咸施之方貴顯時置負郭常稔之田千畝號曰義田以
養濟羣族之人日有食歲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贍擇族
之長而賢者主其計而時其出納焉日食人一升歲衣

人一縑嫁女者五十千再嫁者三十千娶婦者三十千再娶者十五千塟者如再嫁之數幼者十千族之聚者九十口歲入給稻八百斛以其所入給其所聚沛然有餘而無窮仕而家居俟代者與焉仕而居官者罷其給此其大較也初公之未貴顯也有志於是矣而力未逮者三十年既而為西帥及參大政於是始有祿賜之入而終其志公既殁後世子孫修其業承其志如公之存也公既位充祿厚而貧終其身殁之日身無以為歛子

無以為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其子而已昔晏平仲斂車羸馬桓子曰是隱君之賜也晏子曰自臣之貴父之族無不乘車者母之族無不足於衣食妻之族無凍餒者齊國之士待臣而舉火者三百餘人以此為隱君之賜乎彰君之賜乎於是齊侯以晏子之觴而觴桓子予嘗愛晏子好仁齊侯知賢而桓子服義也又愛晏子之仁有等級而言有次也先父族次母族次妻族而後及其踈遠之賢孟子曰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晏子

為近之觀文正之義賢於身後其規模遠舉又疑過之嗚呼世之都三公位享萬鍾禄其邸第之雄車輿之飾聲色之多妻孥之富止乎一己而族之人不得其門而入者豈少哉況於施賢乎其下為卿大夫為士廩稍之充奉養之厚止乎一己族之人瓢囊為溝中瘠者豈少哉況於他人乎是皆公之罪人也公之忠義滿朝廷事業滿邉隅功名滿天下後必有史官書之者予可略也獨高其義因以遺於世云

宋文鑑卷八十

宋文鑑卷八十一

宋 呂祖謙 編

記

慶州大順城記

張載

慶歴二年某月某日經略元帥范公仲淹鎮役總若干建城於柔遠寨東北四十里故大順川越某月某日城成汴人張載謹次其事為之文以記其功詞曰兵久不用文張武縱天警我宋羗蠢而動恃地之彊謂兵之衆

傲侮中原如撫而弄天子曰嘻是不可捨養姦縱殘何
以令下講謨于朝講士于野鍖刑斧誅選付能者皇皇
范侯開府于慶北方之師坐立以聽公曰彼羌地武兵
勁我士未練宜勿與競當避其彊徐以計勝吾觀塞口
有田其中賊騎未迹卯横午縱余欲連壁以禦其衝保
兵儲糧以俟其窮將吏掾曹軍師卒走交口同辭樂賛
公命月良日吉將奮其旅出卒于營出器于府出幣于
帑出糧于庾公曰戒哉無敗我舉汝礪汝戈汝銎汝斧

汝干汝誅汝勤汝與既戒既言遂及城所索木箕土編繩奮杵敵騎之來百十其至自朝及辰衆積我倍公曰無譁是亦何害彼姦我乘及我未備埶雖不敵吾有以恃爰募彊弩其衆累百依城而陣以堅以格戒曰謹之無鬬以力去則勿追往終我役賊之逼城傷死無數謨不我加因潰而去公曰可矣我功汝全無怠無遽城之惟堅勞不累曰池陴以完深矣如泉高焉如山百萬雄師莫可以前公曰濟矣吾議其旋擇士以守擇民而遷

書勞賞才以飫以筵圖列而止薦聞于天天子曰嗟我嘉汝賢錫號大順因名其川于金于湯保之萬年

淹池縣新溝記　　趙　瞻

淹掖巖嶔靣谿匯土著市列盤互回附嵗大霖潦注邑中途湍鍥濤齧寖滛奔射自道距岐以派于劇衢康逵已乃洩于川邑之民行者表深居者附高木擁檜纍𥿄防倍扉以易厥轄承習生常恬不怪憚吏眈眈第養㦸堂皇上坐廣卧安烏即民謀由此故城中地寖久注蝕

淪為坎窞車踣馬跌宄嘖載路及大理丞侯君為縣凡民病政蠹饒剔燔潔居又明年遑恤及是跡所源流慮所經歷決邑之北偏曰魏家會濬㕦夷灑並偶而東順達于谿鍤田千有二百步平錢十有三萬僦傭三千功農願售地市願輸金役願僱直工一月已既而雨作水循故道趣于新溝曼衍轉注支合脉溱如避善政如伏嚴威激流湧進不潰厓岸賈族侈肆民家安堵所利者博其千萬年不弛侯君屬予使謹其歲月夫君子何慮

而不及于民春秋左氏傳曰啓塞從時則遠時僝工猶趣興役況是作也不掠農力呂紀月令曰時雨將降道達溝瀆開通道路無有障塞則葺舊補敝猶為按職况是舉也揭為長利彼以經傳用吾民予豈敢不書謹記曰令上二十三年冬十月某朔某日甲子河南澠作新溝庶史氏有繼夫遷河渠書固溝洫志者當著予記

登州新造納川亭記　章望之

人與天地並生而異道能周而為變化者一氣也天地

之氣不舒則四時五緯與山川水土舉失其常人之氣不舒則思慮塞而精神有遺百疾於是乎生故君子所樂奉者天地之大大而高莫如山嶽大而深莫如河海其間又有禽獸草木之所蕃黿鼉魚鼈之所錯祕怪神異之所儲珠玉寶藏之所產世之百物莫不具諸是以高深之地君子樂之以其能開人思慮泰人精神益耳目廣則聰明豁爾不然何以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哉故遇西子後然知世無美色享太牢然

後知世無珍味聞簫韶然後知世無至音覩海嶽然後知世無大物古之君子務見博而知遠者以此吉州刺史劉侯渙之為登州也為納川亭于城之北隅以地濱於海言此所以容受百川也廣狹得中奢儉得宜役不勞而事不煩其可以為寓目適心之雄殆無與亢者豈非助大丈夫胸臆之一端歟侯有文武長材濟之以剛正凛然有不可奪之風嘗入居清要出總繁重皆赫著能名今之作斯亭以壯郡國游觀之勝以資賓客宴饗

之盛暇日則命戎旅習水戰以無忘戒備其動翼如其静肅如於是王人朝士之出是途莫不交口詠其交賔接下之和美其忠奉朝廷之勤異日俟去為天子股肱知必能以興作之心克斥其行事

清溪亭記　　王安國

清溪亭臨池州之溪上隸軍府事判官之府而京兆杜君之為判官也築於治平三年某月某甲子而成於某月某甲子於是州之士樂之而相與語曰夫吳楚荆蜀

閩越之徒出入於是而離離洞庭鄱陽之水浮於日月之無窮四方萬里之人飛帆鼓楫上下於波濤之中犯不測之險於朝暮之際而吾等乃於數楹之地得偉麗之觀於寢食坐作之間是可喜也若夫峙闤闠之萬家於千峰之繚繞朝陽曈曚破氛霧於巑岏縹渺之石而水摇山動於玲瓏窈窕之林煙雲之滅没風雨之晦冥天之所變隨於人之動息者也陽闢而陰闔草萌而木芽霏紅縹紫映燭而低昂與夫美蔭交而鳥獸嬉野潦

收而洲渚出氷崖雪壑桑落之墟景象之盛衰見於四時之始終而隱顯不匿乎一席之俯仰然後知呼吸於天地之氣而馳騖偃伏出有入無者孰使然哉覽於是者宜有以自得而人不吾知也君曰夫憊其形於事者宜有以佚其勞饜其視聽之喧囂則必之乎空曠之所然後能無患於晦明吾是以知之間隙携其好於此而徜徉以畢景飛禽之啁啾怒浪之洶湧漁蓬樵屩嘯於前而歌於後孰與夫訟訴箠笞之聲交於吾耳也岸幘

穿屨弦歌而詩書投壺飲酒談古今而忘賔主孰與夫摰跽折旋之容接於吾目也凡所以好其意者如此而又以為夫居者厭於扃束行者卄於憇休人情之所同而吏者多以為我不能久於處也室廬有忽不治者又況宴遊之設乎俗陷於不恕而萬事之陵夷往往以此吾疾之久矣而亭之所以作也噫推君之意可謂賢矣吾為之記曰夫智足以窮天下之理則未始玩心於物而仁足以盡已之性則與時而不遺然則君之意有不

克於是歟余未嘗游於君而吾弟和甫方爲之僚乃因和甫請記而爲之記者臨川王安國

邢州堯山縣令廳壁記　　　沈括

地方百里聽事於庭者萬家上不得專達於天子下不得賔養國中之善士其官謂之縣令其秩不得齒於天子之下士靜牽動遠勢如槁毛士能得志於斯亦可謂賢矣其選既輕故民未嘗厚望於吏吏之自期亦以此則因謂之治豈所謂治者耶吾王君聖美之爲堯山不

以其輕者入于心而猶為其所難剁槌斷裂之故不得行皎明察深矯厲之名不立而下皆有以相先不暴而爭肆耕而飽食事益不至縣令之庭縣既已空無事乃治其所居之堂凡前後之共為此邑者不忍其人没而不章則又納其壁中以縣令之題名予客過趙魏之郊問其故家舊俗皆慨然喜言三晉戰國之事自七國之時趙數窘秦人於兩河之間秦方强天下所憚獨在趙故趙常受兵為天下勁國其後四分以為代魏燕趙踣

漳南蹶上黨肩尻頓僨不能相支而邯鄲鉅鹿穿裂摧壞獸驚鳥決獨當四方之鋒其人生而知有戰鬬攻掠之備習聞而成風者已久而不可遷雖當積安無事之日其天性固以異於他俗此宜治之甚難而聖美摩撫調養之既成則又推之於前後之人若無心於得失者宜乎民安之不難矣聖美以嘉祐六年得堯山於其將去使來求記於予則治平元年也

七門廟記　劉攽

嘉祐二年予為廬州從事始以事至舒城觀所謂七門三堰者問其居人其溉田幾何對曰凡二萬頃考於圖書實魏揚州刺史劉馥所造自魏至今七百有餘歲云予於是歎美其功後二年校書郎包君廓為縣主簿嘗與予語及之包君謂予曰馥信有功然吾問於耆老而得羨頡侯信焉初漢以龍舒之地封信為列侯信迺為民畝澮舒何以廣溉浸信為始基至馥時廢而復修耳昔先王之典有功及民則祀之若信者抑可謂有功者

乎然吾恨史策之有遺而吾憐舒人之不忘其思也今我將為侯廟祀之而以馥配子幸為我記之焉予因曰諾頃之包君以書告曰廟謹畢事予曰昔高帝之起宗昆弟之有材能者賈以征代顯交以出入傳命謹信為功此二人者裂地為王連城數十代王喜以棄國見省而子濞亦用力戰王吳獨信區區僅得封侯而能勤心於民以興萬世之利其愛惠豈與賈濞相侔哉夫攻城野戰滅國屠邑是二三子之所謂能殺人者也與夫闢

地墾土使數十萬之民世世無饑餒之患所謂善養人者於以相譬猶天地之懸絶也然而賈瀀以功自名信不見錄豈殺人易以快意養人不見形象哉周公之書曰民功曰庸藉使信生當周公之世其受賞非賈瀀之所敢望矣雖然彼賈瀀之死泯滅無聞久矣而信至今民猶思而記之此所謂得乎丘民而世世之寵祿當時則榮歿則已焉者乎夫事有可繼君子繼之不必其肇於已而後為功也若劉刺史起於三國亂亡之餘蒸庶掃

地顧獨以農為先事功一立迄今長存雖曰修舊是可謂功矣予既嘉包君之能徇於民使傒信之美不忘又其建祀合於先王之法於是書之

泰州玩芳亭記　劉攽

楚辭曰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自詩人比興皆以芳草嘉卉為君子美德無與玩者猶易井渫不食云爾海陵郡城西偏多喬木大者六七尋雜花桃李山櫻丁香椒棣數十種萱菊薜荔莎蘆芭蕉叢植檜

生員城地尤良宋氏居之益種修竹梅杏山茶橙梨異方竒卉往往而在清池縈回多菱蓮蘋藻於是築室城隅下臨衆卉名曰玩芳於乎喬木森聳百歲之積也衆卉行列十歲所植也雜英紛糅終歲之力也俄而索之不易得也天施地生非為已役也能者取玩焉能主客也恵而不費莫相德也非易所歎渫而不食為心惻也於是刻石亭右以記歲月云

新修東府記

陳繹

中書政事本也宰相三公官也官不必備唯其人匪其人不居且體貌大臣禮重而莊物采顯庸宜備而稱豈曰私其人哉葢所與坐而論道不下席而致太平之功者二三執政而已國朝以来尚襲唐故大臣多不及建里第而僦居民間至距城數里之外東西南北回遠不相接也四方奏書緩急報聞吏卒持走徧歷諸第一有漏露稽違失亡其可逮乎而又暑寒雨風晨趍暮還輿衛騶呵導從前後縉紳士大夫造請紛馳于里巷坊曲

之隘甚非尊嚴體貌之觀也今禁衞三帥率有公廨庶官省寺亦或有居而獨大臣不列府舍每朝則待漏闕門之次入則議政殿上退即聽事羣有司公見請白可否少休吏史抱文書環几案左右頡頏以進至日下晝數刻始歸夫以王城輦轂之大其制度之闕如此乃出聖畫新㪺二府親遣中人度地于闕之西南輪廣方制房皇鈎折繪圖以聞即刋定于禁中申命三司飭吏諸司計工程材役不妨時費不病官自熈寧三年秋七月

興作東西府凡八位總千二百楹明年秋八月東府四位成詔知制誥臣繹為之記臣拜手稽首以書十月工實之次謹按三代盛王縣禮義之政至于周而大備文章典刑物采位敘煒然見于朝廷之表公卿内外居有室宅上不為過侈下不為苟約出則寵之溆旂龍章鈎膺之駕入則具之列鼎蒲筵紛純之居仰而視其宮則有榱題之礱密俯而攝其衣則有衮舄之嚴麗且謂不如是不足以待其人非其人不足以相天下之政故其

取予屈舒厚薄等殺一謂之天秩先王之澤既竭能道古人之言者起以其私學救尚迷謬世俗雖有志之主厭然而所慕者不過耳目之所習呴呴而望其下者益卑西漢去治世未遠開丞相府四出門無闌不設鈴不警鼓深大宏遠無有限節郡國守長吏得以歲上計事國有大議車駕亦親幸而臨聽焉然其議不過軍功武爵期會督責之故至于東漢仍建公府蒼龍闕東偏其制度雖存而稱號不復於當時葢用人授位出于一切

其煩文虗器隆殺存亡者亦無足以繫政事之重輕宋興之初平定四方烜燿神武遂一宇内頗用戰勲閥將帥之人浸久而安生民樂嬉百年之間軌蹟運行將臣相臣夜寐夙興罔敢有懈皇帝臨位躬攬權綱顯白訓義圖惟先王治理之實置府設屬大倣古制文武弛張名器有等大小尊卑靡不遵序夫名者禮之分也位者處其名之器也名既正然後任責之理得而百事修明名不正則任責之理廢而百事隳必使望其器可以

知其職可以知其人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是繇天子任大臣以道而率作興事罔不喜樂賡歌卒起乎治功之隆葢君臣會遇千載之甚盛德也若乃聖作物覩宣耀典訓垂萬世之王則考不磨之斯文其不在二府之制而在道德之意乎

新修西府記

陳繹

唐初典兵禁中出於帷幄之議故以機密名官開元中設堂後五房而機密自為一司其職祕獨宰相得知舍

人官屬無得預也正元之後藩鎮旅拒重以兵屬人乃
中官分領左右神策軍而樞密之職歸於北司然嘗寄
治省寺廡下延英會議則屏立殿西勢猶厭厭傳道宫
省語而已至其盛時其貴者號中尉次則樞密使皆得
貼黄除吏唐末既除北司并南北軍于樞密使遂總天
下之兵五代以来多以武人領使而宰相知院事國朝
復置副貳簽書直學士之名大略文武參用間以宰相
兼領之故得進退大吏預聞機政其任職益重矣古之

公卿入則相與謀於朝出則相與謀於家冢宰膳夫之政不至于耳目而天下四方之事每得於燕處之際故其為之不勞而日常若有餘今未明而入進見請決於陛席之前退而百執事叩閤禀事吏持書奏周走閭巷終日不得與二三大臣謀求若古人之舂容有餘勢固不行也熈寧三年詔營兩府于掖城之南其任樞密使者為西府於是有司知上之所以優隆大臣將以修天下之政于堂陛之下莫不率職底功士獻其能工致其

才不周歲而告成臣謹按樞密司馬之職事而周制屬於夏官秦漢曰太尉亦冠將軍之號祿比丞相置官屬掌兵武夫善用兵者使之至於無兵善治兵者治之於無事然後天子之威刑震耀偃然懾折於萬里之外噫非二三大臣曷以哉若夫仰而登則思見於榱桷俯而宴則禮見於階陛周旋指顧無非上之致隆於己者是則其所以享寵而居是者可無思乎

臨湘縣閱武亭記

劉摯

祕書丞衡君塾字文叔治岳州臨湘之二年以書謂余曰使天下不如古吾知其有人焉謀已而偷者固漫不省利害及夸而高言又曰吾方志遠大彼細務瑣瑣烏足為二人者相與從事積微浸著天下頽政何可勝數吾則不敢吾之邑右帶長江南東地大倚山民慓猾輕為盜既懲古人不能使民不為盜又不知禁其已然尚曰為政耶縣所賴以索盜有所謂弓手者今在吾籍八十人前時聽其便私散居㕓閭呼調不一難以應猝及

去而擾平民今吾能不取官與民作區屋以萃之凡若干据以大亭牓曰閱武以時臨視其藝衆既團隷有地稍稍就律其材漸若可用而無里巷譁競犯法之患此縣令小事非以為功然頗有紀告來者使勿廢而已嗚呼余知君不好小事名也雖然罔忽諸小然後可以任夫大俾天下得縣令皆用心猶此循而望古有路矣即以其所以謂余者書之亭上

宋文鑑卷八十一

宋文鑑卷八十二

宋 吕祖謙 編

記

墨君堂記

蘇軾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

余爲文以頌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脩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能寒燠人者其氣燄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於肌膚也而士鮮不以爲欣戚喪其所守自植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

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稚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致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羣居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昆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為君之別館云

淨因院畫記　　蘇軾

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於山石竹

木水波煙雲雖無常形而有常理常形之失人皆知之常理之不當雖曉畫者有不知故凡可以欺世而取名者必託於無常形者也雖然常形之失止於所失而不能病其全若常理之不當則舉廢之矣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於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與可之於竹石枯木真可謂得其理者矣如是而生如是而死如是而攣拳瘠蹙如是而條達遂茂根莖節葉牙角脉縷千變萬化未始相襲而各

當其處合於天造厭於人意葢達士之所寓也與昔歲甞畫兩叢竹於淨因之方丈其後出守陵陽而西也余與之偕别長老道臻師又畫兩竹梢一枯木於其東齋臻方治四壁於法堂而請於與可與可既許之矣故余并爲記之必有明於理而深觀之者然後知余言之不妄

李氏山房藏書記

蘇　軾

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於人之耳目而不適於用金

石草木絲麻五穀六材有適於用而用之則獘取之則竭悅於人之耳目而適於用用之而不獘取之而不竭賢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見各隨其分才分不同而求無不獲者惟書乎自孔子聖人其學必始於觀書當是時惟周之柱下史聃為多書韓宣子適魯然後見易象與魯春秋季札聘於上國然後得聞詩之風雅頌而楚獨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於是時得見六經者盖無幾其學可謂難矣而皆

習於禮樂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漢以來作者益衆紙與字畫日趨於簡便而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何哉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日夜誦讀惟恐不及近歲市人轉相摹刻諸子百家之書日傳萬紙學者之於書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詞學術當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舉之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擇少時讀書於廬山五老峯下白石庵

之僧舍公擇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為李氏山房藏書凡九千餘卷公擇既已涉其流探其源採剥其華實而咀嚼其膏味以為己有發於文詞見於行事以聞名於當世矣而書固自如也未嘗少損將以遺來者供其無窮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當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無所用於世惟得數年之閑盡讀其所未見之書而廬山固所願遊而不得者盖將老焉盡發公擇之藏

拾其餘棄以自補庶有益乎而公擇求余文以為記乃為一言使來者知昔之君子見書之難而今之學者有書而不讀為可惜也

眉州遠景樓記

蘇軾

吾州之俗有近古者三其士大夫貴經術而重氏族其民尊吏而畏法其農夫合耦以相助蓋三代漢唐之遺風而他郡之所莫及也始朝廷以聲律取士而天聖已前學者猶襲五代文弊獨吾州之士通經學古以漢文

詞為宗師方是時四方指以為迂闊至於郡縣胥吏皆挾經載筆應對進退有足觀者而大家顯人以門族相上推次甲乙皆有定品謂之江鄉非此族也雖貴且富不通婚姻其民事太守縣令如古君臣既去輙畫像事之而其賢者則紀録其行事以為口實至四五十年不忘商賈小民常儲善物而别異之以待官吏之求家藏律令往往通念而不以為非雖薄刑小罪終身有不敢犯者歳二月農事始作四月初吉穀稚而草壯耘者畢

出數十百人為曹立表下漏鳴鼓以致衆擇其徒為衆所共信者二人一人掌鼓一人掌漏進退作止惟二人之聽鼓之而不至至而不力皆有罰量田計功終事而會之田多而丁少則出錢以償衆七月既望穀艾而草衰則仆鼓決漏取罰金與償衆之錢買羊豕酒醴以祀田祖作樂飲酒醉飽而去歲以為常其風俗葢如此故其民皆聦明才智務本而力作易治而難服守令始至視其言語動作輙了其為人其明且能者不復以事

試終日寂然苟不以其道則陳義秉法以譏切之故不知者以為難治今太守黎侯希聲軾先君子之友人也簡而文剛而仁明而不苛衆以為易事既滿將代不忍其去相率而留之上不奪其請既留三年民益信遂以無事因守居之北墉而增築之作遠景樓日與賔客僚吏游處其上軾方為徐州吾州之人以書相往來未嘗不道黎侯之善而求文以為記嗟夫軾之去鄉久矣所謂遠景樓者雖想見其處而不能道其詳矣然州人之

所以樂斯樓之成而欲記焉者豈非上有易事之長而下有易治之俗也哉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是二者於道未有大損益也然且録之今吾州近古之俗獨能累世而不遷蓋耆老昔人豈弟之澤而賢守令撫循教誨不倦之力也可不録乎若夫登臨覽觀之樂山川風物之美軾將歸老於故丘布衣幅巾從邦君於其上酒酣樂作援筆而賦之以頌黎侯之遺愛尚未晚也

莊子祠堂記

蘇軾

莊子蒙人也嘗為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祀之者縣令秘書丞王兢始作祠堂求文以為記謹按史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蹠胠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余以為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可以為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駡曰隸也

不力門者出之事固有倒行而逆施者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陽擠而陰助之其正言盖無幾至於詆訾孔子未甞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然余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說劒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終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

曰而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蹵然變容其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劒漁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冦之篇曰列禦冦之齊中道而反曰吾驚焉吾食於十漿而五漿先餽然後悟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勦之以入其言余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莊子本意

靈壁張氏園亭記

蘇軾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黄塵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壁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林之氣竒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夏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隠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賔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

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州府君始家靈壁而為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

出出者毋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絶俗之譏懐禄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盖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

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放鶴亭記

蘇軾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天驥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一面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

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蓋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于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

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
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
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乎南面之
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
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況於
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
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鶴飛去兮西山
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宛將集兮忽何

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黄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蘇　軾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蝮蛇蚹以至于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為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

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操之不熟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子由為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為有道者則非耶子由未嘗畫

也故得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以請者足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投諸地而罵曰吾將以為韈士大夫傳之以為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而余為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韈材當萃於子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略曰擬將一段鵝谿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伯五十疋知公倦于筆墨願得此絹而已與可無以答

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尺竹也哉余因而實之答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辨則辨矣然二百五十疋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篔簹谷偃竹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篔簹谷在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篔簹谷其一也予詩曰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胸中與可是日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滿案元豐二年正月

二十日與可沒於陳州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南安軍學記　　蘇軾

古之為國者四井田也肉刑也封建也學校也今亡矣獨學校存耳古之為學者四其大則取士論政其小則弦誦今亡矣直誦而已舜之言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格之言改也論語曰有恥且格承之言薦也春秋傳曰奉承齊犧庶頑讒說不率教者舜皆有以待之夫化惡莫若進善故擇其可進者以射侯之禮舉之其不率教甚者則撻之小則書以記之非疾之也欲與之並生而同憂樂也此士之有罪而尚未可棄者故使樂工採其謳謡諷議之言而颺之以觀其心其改過者則薦之且用之不悛者則威之

屏之欸之寄之之類是也此舜之學政也射之中否何與於善惡而俟以明之何也曰射所以致衆而論士也衆一而後論定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盖觀者如堵使弟子揚觶而序黜者三則僅有存者由此觀之以射致衆衆集而後論士盖所從來遠矣詩曰在泮獻囚又曰在泮獻馘禮曰受成於學鄭人游鄉校以議執政或謂子産毁鄉校何如子産曰不可善者吾行之不善者吾改之是吾師也孔子聞之謂子産仁古之取士論政者必於學

有學而不論政不取士猶無學也學莫盛於東漢士數萬人噓枯吹生自三公九卿皆折節下之三府辟召常出其口其取士論政可謂近古然卒為黨錮之禍何也曰此王政也王者不作而士自以私意行之於下其禍敗固宜朝廷自慶歴熙寧紹聖以來三致意於學矣雖荒服郡縣必有學況南安江西之南境儒術之富與閩蜀等而太守朝奉郎曹侯登以治郡顯聞所至必建學故南安之學甲於江西侯仁人也而勇於義其建是學

也以身任其責不擇劇易期於必成士以此感奮不勸而力費於官者為錢九萬三千而助者不貲為屋百二十間禮殿講堂視大邦君之居凡學之用莫不嚴具又以其餘增置廪給食數百人始於紹聖二年之冬而成於四年之春學成而俟去今為潮州軾自海南還過南安見聞其事為詳士既德俟不已乃具列本末羸糧而從軾者三百餘里願紀其實夫學王者事也故首以舜之學政告之然舜遠矣不可以庶幾有賢太守猶可以

為鄭子産也學者無媿於古而已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文同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宜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或鉅細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為不當然遂起衆論矣區宇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員萬里旁裁直製界為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為名者常艱選擇往服其職厎財賦察僚吏宣布威惠頒假之柄其所與蓋已重矣唯劍南西川原埜衍沃畎㽂豐夥金繒紵絮天洒地發裝餽

日報舟浮輂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所調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為寶藪珍藏云其所謂佐者既非齪齪循累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止亦當崇大閎顯與主者儀形無敢缺始云其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嘗一切置之尋廢既復亦踐襲往制回曲庫狹不足以視清曠講燕休餘基翁然蔽没蓬荻向所涖者未遑營之職方員外郎霍俁以經明行修所赴宜賴將漕之貳實以才擢既至故究内外靜煩省劇隱謬革悛潛利宣章

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諭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
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
裸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昔總外計今復杖節臨鎮於是
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墻為一圃集材於美
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隆址植巨厦曾不累
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霤延縻衡欄擁衛牕戶通潔
若翔而尚矯將蟠而復振奇巒秀巘發遠思于其上鮮
葩珍木悅真賞于其下寬袤可以觴賓侶靖寮可以籌

金穀壯哉雄乎誠大邦之崇宇而外臺之傑觀也既落之侯謂廣漢都尉文同曰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為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為楊長沙叙戴氏堂皆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不敏辭乃次其畧刻置宇下以夸示永久然慙不文

齊州閔子祠堂記

蘇轍

歷城之東五里有丘焉曰閔子之墓墳而不廟秩祀不

至邦人不寧守土之吏有將舉焉而不克者熙寧七年天章閣待制右諫議大夫濮陽李公來守濟南越明年政修事治邦之耋老相與來告曰此邦之舊有如閔子而不廟食豈不大闕公唯不知茍知之其有不飭公曰噫信其不可以緩於是庀工為祠堂且使春秋脩其常事堂成具三獻焉籩豆有列儐相有位百年之廢一日而舉學士大夫觀禮祠下咨嗟涕洟有言者曰惟夫子生於亂世周流齊魯宋衛之間無所不仕其弟子之高

第亦咸仕於諸國宰我仕齊子貢冉有子游仕魯季路仕衛子夏仕魏弟子之仕者亦衆矣然其稱徳行者四人獨仲弓嘗為季氏宰其上三人皆未嘗仕季氏嘗欲以閔子為費宰閔子辭曰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且以夫子之賢猶不以仕為汙也而三子之不仕獨何與言未卒有應者曰子獨不見夫適東海者乎望之茫洋不知其邊即之汗瀾不測其深其舟如蔽天之山其帆如浮空之雲然後履風濤而不僨觸蛟蜃而不讋

若夫以江河之舟楫而跨東海之難則亦十里而返百里而溺不足以輕萬里之害矣方周之衰禮樂崩弛天下大壞而有欲救之譬如涉海有甚焉者今夫夫子之不顧而仕則是舟楫足恃也諸子之汲汲而忘反盖亦有陋舟而將試焉則亦隨其力之所及而已矣若夫三子顧為夫子而未能下顧諸子而以為不足為也是以止而待夫子嘗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吾於三子亦云衆曰然退而書之遂刻於石

東軒記

蘇轍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濫蔑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濆水患尤甚既至弊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圮缺闢聽事堂之東為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為晏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吏共事余至其二人適皆罷去事委于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効莫

歸筋力疲𤻲輙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旦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顔子以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顔子不改其樂私以為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以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米鹽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縶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顔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升斗之禄

以自給者良以其害于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

沉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為樂矣及其循理

以求通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為

大與死生之為變而况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

餓而不怨雖南面之王不能加之盖非有德不能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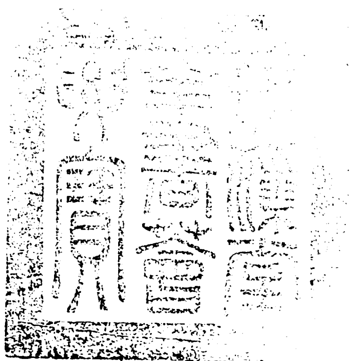
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汙希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

庶幾顔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

為魯司寇下為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盖達

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今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使得歸伏田里治先人之弊廬為環堵之室而居之然後追求顔氏之樂懷思東軒優游以忌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宋文鑑卷八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錄監生臣張曾秀

謄錄監生臣黃佑